
江蘇歷代鄉賢事略
陳果夫題

江蘇省鄉賢事略

篇次　　頁碼

江蘇省政府編印

江蘇省鄉賢事略

吳泰伯事略

江蘇省政府編纂

吳泰伯者，周太王之子也。太王有子三人，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愛之，又志在翦商，欲立季歷以及昌，而未有命。泰伯仲雍識父意，思順其志，太王病，二人遂託名採藥而之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太王卒，歸赴喪，畢，即還荊蠻，以避季歷。季歷立，是爲王季，傳子昌，是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於武王，竟克殷而有天下，故孔子稱之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泰伯既至荊蠻，所止處，即今無錫（注一）之梅里，當時江以南猶荒僻，泰伯居而敎化之，荊蠻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注二）人民皆耕田其中，君而事之，自號句吳，故後世謂之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傳其子孫，長吳地數百年，遂變蠻夷爲諸夏，自漢以來，東南文明甲於天下，篳路藍縷之功，則泰伯之

敎也。泰伯葬於今之皇山，（注三）陵墓代有修葺，崇德報功，固所宜然。自泰伯後二十世而有延陵季子。延陵季子者，吳王壽夢之子也，名札，封於延陵，（注四）并封州來，故亦稱延州來季子。兄弟四人，而季子最少，亦最賢，嫻習禮樂，長外交，能觀察事物，見微以識遠。壽夢欲立之，季子讓不可，乃立其長兄諸樊，攝國事，諸樊既除喪，復讓位季子，季子守節不可奪，國人固請之，乃棄其室而耕於野，遂止。諸樊卒傳位於弟餘祭，授命以次傳弟餘昧而及季子，以竟父之志。及餘昧卒，欲使季子繼之，季子終不受，復逃去，國人不得已而立僚，謙讓之美，奕世相輝映也。初王餘祭四年，吳使季子聘於中國，自魯，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四代及各國之樂舞，季子皆能逆知其意。適齊，知齊之政將有所歸，說晏平仲納政與邑，以免欒高之難。至鄭，見子產如舊交，謂之曰，鄭之難將作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過衛，謂衛多君子，（注五）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歎而去之，孫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既入晉境，見田畝荒穢，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見新室惡而故室美，曰，嘻，力屈哉國乎。察於朝，君能視而不下問，臣善伐而不上諫，曰，嘻，亂哉國乎。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萃於三族，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其後吳因楚喪，出兵伐之，復使季子使於晉，以觀諸侯之變。季子自齊反國，長子死於途，葬於嬴博之間，孔子聞而往視焉，歎曰，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既至國，公子光已弑王僚而自立，季子言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年九十餘卒，葬毗陵上湖中。（注六）

注一　無錫縣漢置，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三國吳分置典農校尉，省縣屬焉。晉復置，屬毗陵郡，後改毗陵曰晉陵郡。隋屬常州，後復改州為毗陵郡。唐屬常州。元升為無錫州，屬常州路，明復為縣，屬常州府。清析置金匱縣。今廢府，金匱併入無錫。

注二　泰伯城在無錫縣東南三十里，今曰梅里鄉，泰伯廟在焉。

注三　泰伯墓在無錫縣東五十里皇山西麓，吳王墩又名鴻山，皇鴻聲轉。

注四　延陵即今武進縣治。

注五　君子謂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

注六　季札墓古名延陵墟，去無錫七十里。



言偃事略

言偃，字子游，吳（注一）人。慕古聖賢之道，少時北學於中國，爲孔門高第弟子。嘗爲魯武城宰，邑之人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不入公室，偃稱之，知其賢也。孔子至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偃又深於禮，檀弓上下二篇載其說禮之言十有四，大抵當時卿士大夫執禮有疑而弗決者，皆以得其一言爲輕重，曾子有若，蓋嘗訕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蓋嘆魯也。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學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

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天下爲公之義，實由偃之問發之也。偃少孔子四十五歲，（注二）卒年六十四，葬常熟虞山，與仲雍冢並列。（注三）唐開元二十七年，贈吳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丹陽公，咸淳三年，又稱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清因之。

注一　吳謂吳國，實今之常熟人。常熟在漢爲吳、毘陵二縣地，晉分吳縣虞鄉置海虞縣，屬吳郡。東晉分毘陵置南沙縣，屬晉陵郡，齊析置海陽縣，梁增置信義郡，以海虞、海陽、南沙屬之，後又分置常熟縣，及興國縣。隋廢信義郡，併海虞等縣入常熟，又於縣置常州，尋復以州治晉陵，縣屬吳郡。唐屬蘇州。宋屬平江府。元屬平江路，後升爲常熟州，明復爲縣，屬蘇州府。清析置昭文縣，今廢府，昭文省入常熟。

注二　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

注三　言偃墓在常熟縣治西北虞山東麓，仲雍墓亦在虞山。

蕭何事略

蕭何沛豐（注一）人也。以文無害（注二）爲沛主吏掾。漢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乃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注三）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

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注四）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食邑八千戶，及奏位次，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漢

十一年，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曹參，字敬伯，沛（注五）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以功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封執帛，號曰建成君，爲戚公，遷爲執珪。沛公爲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賜食邑於甯秦。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盡定魏地，賜食邑平陽。漢王卽帝位，參歸相印，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諸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餘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以關內侯鄂千秋議蕭何第一，參次之。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

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迺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注六）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甯一。

注一　豐縣秦時爲沛縣之豐邑。漢置縣，屬沛郡。後漢屬沛國。宋初省縣，後復置，屬北濟陰郡。魏於下邑城置碭郡，兼置安陽碭二縣。北齊屬永昌郡。隋屬彭城郡。唐屬徐州。元屬濟州，改屬濟甯路，又還屬徐州。清屬徐州府今廢府。

注二　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爲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文無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

注三　信古通伸。

注四　塡古通鎭。

注五　沛縣秦置。漢屬沛郡。後漢屬沛國。宋屬沛郡。北齊廢。隋復置，屬彭城郡。唐屬徐州。金屬邳州；後屬滕州。元移滕州來治州廢，復爲縣，後省入豐縣，旋復置，屬濟甯路，改屬濟州。明屬徐州。清屬徐州府。今廢府。

注六　顜，漢書作講，亦作覯，皆言和也。文穎曰，顜，或作較。徐廣曰，顜古項反，一音較。

顧雍事略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注一）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二）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轉任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甯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君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謂雍曰，君以爲何如，雍

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注三）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注四）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権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敍面詈辱壹，雍責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

注一　吳縣秦置，爲會稽郡治。後漢於縣置吳郡。三國屬吳。陳爲吳州治。隋初爲蘇州治，旋復爲吳郡治。唐仍爲蘇州治。宋爲平江府治。元爲平江路治。明爲蘇州府治。唐於吳縣析置長洲縣，改置長洲軍，旋廢軍，縣如故。清又分析長洲縣地置元和縣。今廢府，長洲元和二縣併入吳縣。

注二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按邕雍通用，雍本作雝，隸變爲雍。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又

引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

注三　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注四　不同否。

周處事略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注一）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注二）長橋下蛟，並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注三）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吳亡，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爲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

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注四）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逞宿憾，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肜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

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並撰集吳書。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注一　宜興縣在漢爲陽羨縣，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三國吳分屬吳興郡。晉永興二年，於縣置義興郡。隋初郡廢，改縣曰義興，屬毘陵郡。唐置南興州，州廢屬常州。宋改宜興縣，又改置軍，元升宜興府，仍降爲縣，旋又升府，兼置宜興縣爲府治，後府縣俱廢，改爲宜興州，隸常州路。明初復爲宜興縣，屬常州府。清析置荊溪縣，今廢府，併荊溪入宜興。

注二　猛虎晉書周處傳作猛獸，因唐高祖之祖名虎，晉書修於唐初，爲虎諱也。虎爲李暠五世孫，北周時以佐周伐魏有功，爲上柱國，卒封唐國公，謚襄。唐高祖受禪，追尊爲景皇帝，廟號太祖。

注三　二陸即陸機陸雲。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雲與兄齊名，號曰二陸。

注四　梁孝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鎭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肜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陳準張華以趙梁諸王雍容貴戚，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以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生擒萬年，威慴氐羌。

顧野王事略

顧野王，字希馮，梁吳郡吳（注一）人也。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烜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能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梁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侯景之亂，（注二）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後，歸會稽。陳天嘉元年，補撰史學士。太建六年，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與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十三年卒，年六十三。贈祕書監右衞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

未就而卒。又有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文集二十卷，而以玉篇三十卷爲尤著。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六字。自後漢許愼作說文解字，至於梁陳數百年間，承其緒者，如張揖古今字詁，周成雜字解詁，曹彥字義訓音，古今字苑，李彤字指，呂忱字林，楊承慶字統諸書，多已亡佚，或偶見於他書所采，而野王玉篇獨存，蓋亦集其大成者也。玉篇不言篆而言隸，故例本許書，而略有更革。初經蕭愷等刪改行世，迨唐上元中，孫强增多其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吳銳丘雍輩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非野王之舊矣。（注三）然其間分部相從之字，後先之次，多出於許書，故淸儒自鈕樹玉後，往往取以正今本說文解字之失，其書乃益爲世所重。惜其文過簡，而義亦或有未備者，淸季得唐人手寫卷字殘本於日本，稱引旣博，訓釋尤詳，學者始稍稍窺見野王之眞云。

注一　吳縣沿革，見前顧雍事略後。

注一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與景甚相友好，景爲河南道大行臺，言於歡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以太淸元年降梁，封河南王。後發兵反，至闕下，臺城陷，武帝崩，景迎簡文即位，又廢，迎豫章王棟，尋矯詔禪位於己。

注三　大廣益會玉篇卷首云，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顧野王撰，本唐上元元年甲戌歲四月十三日南國處士富春孫强增加字，三十卷，凡五百四十二部，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

陸德明事略

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蘇州吳（注一）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四方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里。隋大業中，擢爲祕書學士，煬帝廣召經明之士，至者甚衆，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注二）封其子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臥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前，德明對之遺利，不與語，遂移病成皋。入唐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親臨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沙門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高祖大喜，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有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後太宗嘗閱經典釋文，嘉之，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釋文綜合周易、古文

尚書、三禮、春秋、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諸書，為之音義。其條例謂舊音多不音注，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讀注不曉，經義難明。今以墨書經本，朱字辯注，用相分別，使較然可求。又謂舊音皆錄經句，徒煩翰墨。今則各標篇章於上，摘字為音，慮有相亂，方復具錄。又謂前儒作者，多不依注，注者自讀，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會理合時，標之於首，音堪互用，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又謂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注三）孫炎始為反切，（注四）魏朝以降漸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若新之儔，今亦存之音內。又謂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為音，更令學者疑昧。余今所撰，務從易識。又謂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示博異聞。又謂音書之體，本在假借，或經中過多，或尋文易了，則翻音正字，以辯借音。各於經內求之，自然可見。兩音之者，恐人惑也。又謂尚書之字，本為隸古，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書為音，字有別體，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又謂國異名同，及假借之字，相去遼遠，不容

疏略，斟酌折衷，務使得宜。又謂爾雅本釋墳典，字讀須逐五經。近代學徒，好生異見，改音易字，皆采雜書，唯止信其所聞，不復考其本末。今並校量，不從流俗。又謂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大抵德明之為此書，搜訪異同，校之蒼雅，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別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蓋自方言、說文而後，惟此可為鼎足，楊雄之書，所以審音，許慎之書，所以別形，德明之書，則以音定義，而形亦重焉。上承漢儒注禮，甄錄古今文字之遺緒，俾後之人窺見千年以前之異本，卽藉以辨南北之殊音，其有功於經籍，固不止校勘一端已也。

注一 蘇州之名，起於隋唐，仍以吳縣為蘇州治。其沿革詳前顧雍事略後。

注二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其父收隨母嫁粲，因姓王氏。充卷髮豺聲，多詭詐。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煬帝時，遷江都郡丞。帝數幸江都，充善候顏色。大業八年，隋始亂，帝遣領兵，所向皆破。宇文化及弒帝，充奉越王侗為主。尋自稱鄭王，廢侗於別宮，僭卽皇帝位。唐遣秦王率衆圍之，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修

德所殺。按隋書成於唐，唐人諱世字，故以王世充爲王充。

注三　未有反切之前，作音者皆云某讀若某，某讀與某同，漢儒注經，卽有此例，所謂譬況之說也。

注四　以二字音相切而成一音，謂之反切。上一字爲雙聲，亦謂之母音。下一字爲疊韻，亦謂之子音。如何不爲盍，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類，中國古時卽有之。漢末孫炎作爾雅音義，製爲反語，遂變古人讀若某讀與某同之例。至東晉及北朝，則改言切。或謂唐末避言反而改，非也。唐時僧徒依倣梵書，取中國三十六字，謂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國反切韻書爲四等，然後有等韻之名。反切因字母而有條貫系統，非先有字母而後有反切也。通志謂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誤。

劉知幾事略

劉知幾，字子玄，唐徐州彭城（注一）叢亭里人。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及聞父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父奇之，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注二）詞甚切直。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長安中，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修史如故。介直自守，累歲不遷，中宗西還，知幾乞留東都三年。或言知幾身爲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病長官多，意尙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未聞藉功于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纂述

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注四）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于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其不可二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其不可三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尙書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一國三公。其不可四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年有斷限，草傳敍事，事有豐約，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無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請解史任，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則惡其言諷切，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致我何地。始知

幾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於座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注五）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知幾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上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正前代之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

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知幾詣執政訴理，玄宗怒，貶安州別駕，旋卒，年六十一。知幾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此則所向無敵者矣。時以爲篤論。知幾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歿後，玄宗詔河南府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章學誠有言古人史學口授心傳，而無成書，其有成書，即其所著之史是也。自史學亡而始有史學之名，蓋自專門史家廢，而史學義例之書興。吾國評論史學義例之書，初倡于劉勰文心史傳，然尙未遑自創條例也，知幾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發憤著史通一書，備論史體之要，可謂斯學之初祖矣。

注一　銅山秦時置彭城縣。漢爲楚國。後漢爲彭城國。宋爲彭城郡治。隋初郡廢，後復舊。唐爲徐州治。元省彭城縣入州。明曰徐州。清升州爲府，置銅山縣爲徐州府治。今廢府。

注二　舊唐書載三事，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欋推椀脫之謠。又謂刺史非

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

注三　後漢荀悅，字仲豫，撰漢紀三十卷。晉袁宏字彥伯，撰後漢紀三十卷。

注四　漢劉向，字子政，嘗校書天祿閣，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書。向子歆，字子駿，與向領校祕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經籍目錄之學自歆始。

注五　漢楊雄，字子雲，擬易作太玄經十卷。

范仲淹事略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注一）人。仲淹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晏殊薦爲祕閣校理。窮研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旋爲右司諫，會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仁宗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敝十事。出知睦州，徙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注二）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

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而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不言，移書責之。三人者皆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注三）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統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

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帝皆用其議。於是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守邊數年，羌人親愛，呼爲龍圖老子，不敢輒犯其境，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責臣死守，可乎。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長官，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天子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

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然是謗毀稍行。會邊陲有警，遂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以疾請鄧州，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尙書，諡文正。既葬，御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卒，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卓有行誼，宋史皆附其事，而純仁爲尤著。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仲淹歿，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累遷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哲宗初立，司馬光爲政，（注四）將盡改熙甯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

難回，可先行之一路，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素與光同志，而臨事規正類如此。及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注五）辨之，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可戒也。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蔡確以安州車蓋亭詩爲人所訐，以爲訕謗，命謫新州，純仁言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呂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難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非謗也。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薦引人材，必以公議，其人不

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爲相，（注六）純仁堅請去，後以忤惇意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已以疾失明，居三年，徽宗即位，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疾。疾革，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詔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著有文集五十卷行世。

注一　宋初曰蘇州，吳郡，太平興國三年，改平江軍，政和三年升平江府。別詳前顧雍事略後。

注二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第進士。眞宗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宰相才也仁宗時，官至同平章事。

注三　元昊，西夏李德明子，宋賜姓趙氏，性雄毅，多大略，通蕃漢文字，不甘臣宋。仁宗明道初襲位，寶元初僭號，都興州，據有河內外列郡二十二。宋遣將征之死亡者多，因乞和，封爲夏國主，仍帝國中，在位十七年，謚武烈皇帝，廟號景宗。

注四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神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尚書左僕射，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

注五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仁宗時，第進士，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潞國公。熙甯中，以與王安石不合去。元祐初，命平章君國重事。呂公著，字晦叔，夷簡子。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後，獨當國三年。

注六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徙居蘇州。再舉甲科，哲宗初，知樞密院事，黜知汝州。高太后崩，起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盡復熙豐之政，力排元祐黨人。

胡瑗事略

胡瑗，字翼之，宋泰州海陵（注一）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同學，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後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皆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推官，歷保甯節度推官。滕宗諒（注二）知湖州，聘爲教授。瑗昌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曆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令於太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同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授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景祐樂議，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在湖學時，劉彝（注三）從之，稱爲高弟。其後熙甯中，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注四）孰優，對曰，臣師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王安石方在場屋中，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百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事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注五）之淵篤，孫覺（注六）之純明，范

純仁之直溫，錢公輔（注七）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以明體達用之學敎於四方，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注一　漢置海陵郡，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三國時廢。晉復置，屬廣陵郡，後於縣置海陵郡，僑置建陵甯海蒲濤三縣屬焉。劉宋移郡治建陵縣，以海陵縣屬廣陵郡。梁移郡還治海陵縣。隋初郡廢，縣析置江浦，後省入，屬江都郡。唐改縣曰吳陵，於縣置吳州，尋廢州；復縣名為海陵，屬揚州，又析置海安縣，後復省入。南唐於縣置泰州，領縣。宋改泰州軍，屬淮安東路。元置泰州路，又復為州，屬揚州路。明省海陵縣入州，屬揚州府。今廢府改州為縣。

注二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舉進士，累官殿中丞，出知湖州涇州。

注三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從胡瑗學，登慶曆進士第，為朐山令。神宗時除都水丞，尋知處州。

注四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工為文，擢進士第。神宗時為相，謀改革政治，物議沸騰，而新法卒無效，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元豐中復拜左僕射，封荊國公。

注五　錢藻，字醇老，臨安人。幼孤，刻厲於學。舉進士，又中制科，爲祕書校理，歷遷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

注六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而覺與異議，出知廣德軍。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除龍圖閣學士。

注七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第進士。神宗時，拜天章閣待制，以忤王安石出知江甯府，徙揚州，改提舉崇福觀，卒。

陳東事略

陳東，字少陽，宋鎭江丹陽（注一）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談議縱橫，風發泉湧，坐客懼爲已累，往往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謂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妄開邊釁，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譎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注二）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鎭，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

之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言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事，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師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大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檛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召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

然後定。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注三）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二，無子。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承事郎。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紹興四年，加朝奉郎，祕閣修撰。

注一　丹陽秦時爲曲阿縣。漢初屬江都國，改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改雲陽，晉仍爲曲阿，屬毗陵郡。宋屬晉陵郡。梁屬蘭陵郡。陳屬東海郡。隋屬江都郡。唐初於縣置雲州，旋改簡州，州廢，屬潤州，後改丹陽縣。宋屬鎮江府。元屬鎮江路。明屬鎮江府。今廢府。

注二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進士。靖康初，爲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謫。高宗卽位，首召爲相，修內治，整邊防，講軍政，力圖恢復，黃潛善等沮之，七十餘日而罷，卒諡忠定。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累官京畿河北制置使，知兵有謀。靖康中，金人南下，師道將援兵至闕，入對，爲戰守之計，人心以安。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然其言不能盡用。後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卒諡忠憲。

注三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爲人慷慨尙氣，憂國憫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斂政，陳安邊禦敵十策。高宗卽位，澈徒步行在，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帝悔之，追贈祕閣修撰。

陸秀夫事略

陸秀夫，字君實，宋鹽城（注一）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注二）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秀夫才思淸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歡，秀夫獨斂然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不去。庭芝上其名。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注三）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每時節相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厲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衞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盡出其手，雖悤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破，秀夫走衞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其書遂亡。後人追紀其事，曰陸丞相蹈海錄云。國粹學報館擺印本。

注一　漢時置鹽瀆縣，屬臨淮郡。後漢改屬廣陵郡。三國時廢，晉初復置，後改鹽城，屬山陽郡。北齊置射陽郡，陳改鹽城郡，隋初郡廢，以縣屬江都郡，又改置射州，唐初州廢，復置鹽城縣，屬楚州。南唐割屬泰州。宋初還屬楚州，後屬漣水軍，還屬楚州，元屬淮安路，明屬淮安府，今廢府。

注二　李庭芝，字祥甫，隨人。嘉熙末，荊帥孟珙以庭芝權建始縣，期年，民皆知戰守。淳祐初舉進士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棄官歸。後主管兩淮制置使事，守揚州，破李璮兵。咸淳末，元兵圍揚，遣使招降，庭芝悉誅之。既而益王遣使召庭芝，庭芝至泰州，裨將以城降，庭芝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遇害。

注三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寶祐中，與黃鏞等六人上書攻丁大全，削籍，拘管他州，時號爲六君子。景定中，廷試第二。德祐初，以知樞密院事拜右丞相。益王立，以爲左丞相。井澳之敗，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遂不反。元兵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於暹。張世傑，范陽人。由小校累官保康軍承宣使。遣將取浙西諸郡，進沿江制置副使。元兵迫臨安，從二王入福州，拜簽書樞密院事。奉益王入海，益王殂，衞王昺立，從至厓山，封越國公。張弘範攻厓山，世傑以十餘艦入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復欲求趙氏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

唐順之事略

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注一）人。生而穎異，潛心聖賢之學。稍長，洽貫羣籍。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召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觸張璁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敍。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或趺坐竟日，冬不爐，夏不扇，行不輿，臥不裀，衣不帛，食不肉，備嘗淡苦。曰，不如是，不足以拔除欲根，徹底澄淨。年垂五十，恍然有悟，曰，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盡，機不握而自運矣。倭躪江南北，順之憤懣廢食，時時攜一編袖中，或竊視之，乃七大傳，自留侯鄴侯以至李忠定，皆在焉，（注二）蓋古今所稱大經略也。會有以邊材薦者，起兵部主事，較視薊邊務。條上十七事，著爲令。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順之以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倭泊崇明三沙，督舟邀

之海外，馘一百二十，沈其舟三十。擢太僕少卿，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大破之姚家蕩。會三沙又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躍馬布陣。賊見順之軍整，堅壁不敢出。順之南北奔馳，事必躬親，迄無甯晷，竟以是病，猶冒霜雪，犯風濤，調度軍食，苦心振貸。嘗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梟將，吾病而不克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賊自奪氣也。行至泰州，病深矣，自度不能起，進諸將士曰，死國，吾志也，諸君幸各努力。已而語其族孫一麐曰，死何足恨，第山中尚少十年功夫耳。順之才高意廣，包纏今古，浸淫于王畿、羅洪先、趙時春、王愼中之倫，深造自得。復與慈舟、翠峯、金道人輩締方外交。于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彙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理科別，成左右文武儒稗六編。淸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五，而評其文編曰，取周秦之文，分體排纂，條其流別，而判其得失。觀其自序，不能無文，即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又云，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爲門徑矣。以今按之，猶信。順之之文，洸洋紆折，直摩唐宋大家之壘，可以知其得

力之所在。近百年前，姚鼐次古文辭類篹，世號爲桐城派之正宗，風靡天下，論者謂其類例封域實與文編爲近。崇禎中追諡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少卿，亦以博學聞。

注一　漢時置毗陵縣，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爲毗陵郡治，又分置武進縣，後改毗陵曰晉陵。隋仍爲毗陵郡治，唐初復置武進縣，爲常州治，旋省入晉陵縣，後復分置武進縣。元爲常州路治。明初省晉陵入武進，爲常州府治。清析置陽湖縣，今廢府，陽湖併入武進。

注二　留侯卽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漢高祖起兵，良爲畫策，滅項羽，定天下，高祖卽位，封留侯。鄴侯卽李泌，字長源，本襄平人，徙居京兆。唐天寶間，以翰林供奉東宮，肅宗卽位靈武，泌至進謁，處以賓友，入議國事，出陪輿輦，中興方略，悉能謀議。德宗時，拜中書侍中同平章事，遇事多所匡救，封鄴侯。李忠定卽李綱，見前陳東事略後。

高攀龍事略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明無錫（注一）人。少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詆程朱，請頒行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書遂不行。婁江王錫爵再入輔政，侍郎趙用賢等並被訐去位。攀龍上疏劾錫爵，謂其利諸人之斥逐以洩私憤，辭甚切直，謫揭陽添注典史之官半載，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與顧憲成等修復東林書院。東林書院者，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攀龍憲成偕同志錢一本薛敷敎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一依白鹿洞規。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其事，爭相響附。每月三日開講，遠近集者輒數百人，學舍至不能容。其他沐餘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荊谿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涖主。攀龍以爲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故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浸至朝士慕其風者，亦多遙相應和，於是東林名大著，海內識與

不識，稱高顧無異辭。熹宗立，起攀龍光祿丞，林下已二十八年矣。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疏劾戚畹鄭養性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愼行以紅丸（注二）事劾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持之尤力。轉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再言從哲之罪。旋改大理少卿，晉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時逆閹魏忠賢亂政，攀龍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陞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閹，勢已不兩立。攀龍爲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魏閹所，乞爲義兒。魏閹遂與魏廣微謀摭他事，謂攀龍黨於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旋削籍，而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在里，晨謁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已衣冠自沉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注三）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

年六十五。崇禎初，謚忠憲。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亦無錫人。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憲成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歎異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方山見之喜，授以考亭淵源錄。萬歷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注四）病，朝士羣爲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尋改吏部，請告歸。三年，補驗封司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自修剛方，爲執政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起鳴自修。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並罷。憲成上疏，分別君子小人，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柳宗元蘇軾皆嘗謫桂陽，憲成以前賢過化之地，額所居曰愧軒。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事。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請與同罷，不報。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王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

端文。憲成資性絕人，幼卽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修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講論其中，語詳攀龍傳。嘗曰，士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所論多譏評朝政，臧否人物。當是時，天下以淸議歸於東林，廟堂亦畏忌之，東林漸成怨府。魏閹亂政，小人作東林點將錄等書播之，凡海內君子，不問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而高顧爲之魁率云。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皭然，乞假歸。順昌剛方貞介，疾惡如讎。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語忠賢。御史倪文煥故忠賢義子，遂承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卽矯旨削奪。同郡呂純如以京卿家居，與順昌有夙嫌，因譖順昌於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並追論周起元，順昌遂與起元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士民德之甚，聞逮者至，衆咸

憤怒，號寃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鷟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厰（注五）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厰耶。蠭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鷟吉不能語，知府寇愼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鷟飛章告變。東厰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刼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鷟捕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五人，（注六）指爲倡亂，殺之。順昌至京師，下詔獄，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問官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明年，莊烈卽位，贈太常卿，官其一子，予諡忠介。

注一　詳前吳泰伯事略後。

注二　紅丸爲明代三大案之一。光宗卽位後遇疾，李可灼進藥丸，帝服之而崩，是爲紅丸之案。

注三　屈原，名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因讒之王，王怒，疏原，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頃襄王立，又用讒謫原於江濱，原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懷石自沉汨羅死。

注四　張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岳，江陵人。穆宗時，與高拱並相。神宗時，代拱爲首輔。爲相十年，海內稱治。然與馮保相結，父喪奪情，爲時所譏。卒諡文忠。後爲張誠所譖，家籍沒。

注五　東廠爲明內監掌權者辦事公署，專司緝案。永樂十八年置，主之者內監一人，其銜爲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司禮監秉筆太監。司屬隸役悉取給於錦衣衛，故明世以廠衛並稱。

注六　五人臨辟，延頸就刃，曰爲周吏部死，何恨。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於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

徐光啓事略

徐光啓，字子先，明上海（注一）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二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注二）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楊鎬四路喪師，（注三）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效，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東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幾，熹宗即位，光啓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啓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復移疾歸。天啓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乎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歷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

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歷法，光啓爲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啓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諡文定。久之，帝念光啓博學強識，索其家遺書。子驥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刊布。加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

注一　上海漢時爲海鹽婁二縣地。梁以後爲海鹽崑山二縣地。唐宋爲華亭縣地。元析置上海縣，屬松江府，改屬嘉興路，後又屬松江府。今廢府，並設上海市，與上海縣分治。

注二　利瑪竇，意大利教士，明萬歷八年，至廣東，後入北京，建天主教堂，從事傳教，是爲中國有教堂之始。通華字華語，著有乾坤經義二卷，皆用華文，不煩譯釋。又譯幾何原本六卷，則徐光啓所筆受也，天算西法之入中國亦自此始。

注三　萬歷四十六年，清兵破撫順，廷議楊鎬熟諳遼事，起往經略。明年二月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

由涼馬佃揭後。松至二道關，伏發，軍盡覆。林從三岔口出，聞松敗，結營自固，清兵奮擊，林不支，大敗遁去。綎深入至深河，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敗書聞，京師大震。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崇禎二年伏法。

盧象昇事略

盧象昇，字建斗，明宜興（注一）人。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稍遷大名知府。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二萬人入衞。明年，進右參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號天雄軍。又明年，舉治行卓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昇雖文士，善射，嫻將略，能治軍。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却之，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游擊董坤維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賊俘男女二萬。三郡安堵者數歲。象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刃及鞍，勿顧，失馬，即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駭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戰名。明年，賊入楚，陷鄖陽六縣。象昇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連戰皆捷，斬馘五千餘，漢陽寇幾盡，因請益主兵，減賦稅，繕城郭，貸鄰郡倉穀，鄖得完。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旋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尋解巡撫任，進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汝洛告警，象昇倍道馳入汝。賊衆三十餘萬，勢甚盛，象昇擊之城西，用强弩射殺千餘人。高迎祥李自成（注二）走昭光州，象昇復大破之確山。先是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九年正月，大會諸將於鳳陽。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專求全責備，雖有長材，何從展布。皆切中時弊。迎祥圍滁州，象昇救之，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天動，賊連營盡潰，逐北五十里，積屍塡溝塹，滁水爲之不流。賊乃北趨，走登封，合他賊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復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已次南陽，躬蹙賊，遺告湖廣巡撫鄖陽撫治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二人不能禦，賊遂渡漢入鄖。是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象昇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河南大饑，餉乏，象昇以兵入陝，而襄陽諸縣皆賊，

七月，復渡淅河而南，追賊至鄖西。京師戒嚴，有詔入衛，既行，賊遂大逞，不可復制矣。尋遷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大興屯政，積粟至二十餘萬，詔諭九邊(注三)皆式之。明年五月，丁外艱，疏十上，乞奔喪，朝命候代。九月，清兵入靑口山，殺總督，毀正關，詔召宣大山西三總兵入衛。三賜象昇上方劍，督天下援兵。象昇麻衣草履，出誓師。當是時，樞臣楊嗣昌陰主和，象昇大憤，入都，召對，帝問方略，對曰：臣主戰。出與嗣昌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犒軍，師次昌平，又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踴躍決策議戰，然事多爲嗣昌輩中撓，以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實不滿二萬。清兵南下，分三路攻雄易安肅，象昇遂由涿進據保定，大戰於慶都。嗣昌復矯旨以大學士劉宇亮督師，陰使巡撫張其平閉闉絕餉，又趣之出關。總兵王樸徑引兵去，象昇提殘卒，次宿野外。畿南三郡父老叩軍門，請移軍廣順，召集義師。象昇流涕曰：感父老義。然自與賊角，數十百戰，未嘗衂，今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累爾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進棗一升，曰：公負爲糧。十二月，進師至蒿水橋，與清兵遇，遂戰。夜半，觱篥聲四起，旦日，騎

數萬環之三匝。象昇揮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礮盡矢窮，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殉焉。後得象昇屍戰場，麻衣白網巾，一卒遙見，卽號哭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福王時，追諡忠烈。

注一　宜興沿革詳前周處事略後。

注二　高迎祥爲安塞馬賊。崇禎初，陝西大饑，迎祥聚衆寇掠，自稱闖王。李自成張獻忠皆屬焉，號闖將。寇擾陝西河南湖北安徽，盧象昇孫傳庭先後敗之，擒於盩厔，送京師伏誅。李自成米脂人，迎祥之甥，幼牧羊於邑大姓艾氏，長充銀川驛卒，數犯法。迎祥死，賊衆推爲闖王，仆而復起。崇禎末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率衆東趨，所至皆破，遂陷京城。吳三桂引兵入關，自成西走，追之，竄於九宮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

注三　明以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甯夏固原甘肅爲九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

陳子龍事略

陳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明華亭（注一）人。生有異才，詩賦古文，取法魏晉，氣格高妙。崇禎十年，成進士，選紹興推官。東陽諸生許都者，家富任俠，東陽令以私憾之，適義烏姦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王雄以都反，雄遽遣使收捕，都遂反，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逼郡城。既而引去，巡按御史左光先命子龍監兵討之，稍有俘獲。都收餘卒三千保南砦，王雄欲撫都，子龍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諭以歸降，遂挾都見雄，散遣其衆，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於南京。其年六月，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請專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未幾，再上防守要策，請召還故尚書鄭三俊等，並從之。又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辭益激切，福王不能用。明年二月，乞終養去。

子龍與同邑夏允彝，並以文章氣節負重名，當是時，東林講席盛，懷瑾握瑜之士，爭

趨之，蘇州張溥楊廷樞（注二）等亦結文會名復社，子龍與徐孚遠王光承（注三）等則結幾社以相應和。一時海內嚮風，莫不知倫常名教人心士習之所倚，蓄隱有在矣。允彝與子龍同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疑獄，舉廉能稱首。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北都變，聞允彝走謁尚書史可法謀興復。禮王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南都失，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黃淳耀（注四）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爲僧。尋魯王立，授以部院職銜。子龍陰結太湖兵謀舉事，事洩被獲，乘間投水死。而夏允彝兄之旭子完淳，並連及，亦死。完淳尤穎異，七歲能詩文，十三作大哀賦數千言，文采瓌偉。及就逮，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闋，臨刑神色不變，時年僅十七。子龍所著奏議詩文，有全集三十卷，又有安雅堂集如干卷。

注一　華亭漢時爲會稽郡由拳海鹽婁三縣地。後漢屬吳郡。三國吳以後爲嘉興海鹽婁三縣地。梁以後兼爲崑山縣地。唐割嘉興海鹽崑山三縣地置華亭縣，屬蘇州。吳越屬秀州。宋屬嘉興府。元爲華亭府，治旋改爲松江府治。今廢府，改華亭爲松江縣。

注二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間，溥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及成進士，交游日廣，自謂以嗣東林，里人陸文聲求入社，不許，詣闕訐溥，嚴旨窮究。溥卒而事猶未竟。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舉崇禎鄉試第一。時復社諸生氣甚盛，而廷樞與徐汧等尤相契。

注三　徐孚遠、王光承，俱華亭人。

注四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舉崇禎進士。南都亡，嘉定亦破，偕弟淵耀縊於西城僧舍。

沈廷揚事略

沈廷揚，字季明，別號五梅，明崇明南沙（注一）人。小字百五，長身禿額、立竟日不動。家雄於貲，尚氣節，倜儻慷慨。年十七，補諸生。歲大饑，捐四千金拯濟鄉里、義聲震一邑。甯波馮某挈子元颺千里覓館，與廷揚遇於逆旅、留之家、旬日請其子受業，廷揚曰：我未有子，姑留先生父子安心讀書耳。歲終以百金送之歸。蘇人周應璧，撫甯侯朱國弼客也，撫甯劾時相溫體仁，未幾，體仁以他事收應璧，以及撫甯五毒備至而死。廷揚時在燕，獨經紀其喪，返葬於吳。時明季多事，年四十，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以貲授武英殿中書。崇禎十二年冬，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廷揚抗疏極言其便，有云：安常不必計及海，有變不宜全恃河，并陳遼餉捷徑事宜，上海程圖冊，輯呈海運書五卷。既與漕臣議不合，再疏力爭，曰：當此主憂臣辱之日，有力者宜效力，有智者宜畢智。又曰：國初行令如迅雷，趨事如流水，今如此蹉跎歲月，何時而成。臣但願效忠，不願博官，願自買船載糧，先試以爲榜樣，爲國非爲身，做事非做官，

不費朝廷一錢，不失朝廷一粒，設有不利，臣身當之。疏凡八上，帝卽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由淮安出海，抵天津僅半月，帝大喜。十三年，授戶部郎，督理海運。忘家捐貲，與二三童僕出死力奔波於海陸四五千里之間，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初甯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甯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甯遠，帝用其議，省費甚多。十五年，陞光祿少卿。十六年，陞太僕正卿，仍兼戶部事。計議淮運及屯田泗水諸事，與漕撫史可法（注二）協力同心，不顧誹議。亡何而有甲申三月之變，福王立於南京，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兼理直浙山東糧儲，餽江北諸軍。南都陷，廷揚糾旅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爲恢復計。唐魯二王先後授廷揚兵部右侍郎，總督水師。時清師下江南，遺書報之曰：抗節波濤，公之大志，其如大廈非一木所支何。廷揚曰：夷齊何人，我以舟山作首陽可也。因聚衆斫石而誓曰：鞠躬盡力，不能畢我志者有如此山。丁亥春，統舟北上，松江督師吳志夔、湖山義旅吳易、楊廷樞皆相爲聯絡遙應。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遂爲清兵所執，姪元昇及麾下七百人從焉。巡撫土國寶（注三）坑七百人於

姑蘇婁門之李王廟，問廷揚曰，懼否。廷揚徐曰，彼輩義士也，而倚我爲主，我何懼。笑對七百人曰，爾輩速去，無留戀。日夕仍隨我也。七百人齊曰，諾，謹候公。聲如雷。遂皆就義。國寶曰，公眞鐵漢。因勸廷揚薙髮。廷揚曰，安見鐵漢肯薙髮乎。於是檻送金陵，見洪承疇，（注四）廷揚背立不顧。承疇與廷揚有舊，欲脫之，曰，聞沈某已爲僧，爾何僞爲廷揚，曰，沈某非僞。洪承疇守死遂陽，御祭頻頒，爾眞僞者也。因指洪大詈。時門人周亮工（注五）値按察，流涕苦勸廷揚，張目熟視曰，我不識爾，昔日友生，皆先盡節矣，爾何人，我死恨晚爾。七月二日，廷揚方巾寬袍，乘轎至淮清橋，南拜訖，從容仰臥，自捋其鬚，曰來殺。推刃斷喉而卒。姪昇從殉。

注一　崇明在唐爲海中沙洲。揚吳置崇明鎭，屬通州海門縣。宋置天賜鹽場，屬淮東制置司。元升爲崇明州，屬揚州路。明降州爲縣，改屬蘇州府，後置太倉州，以縣屬焉今廢州，並爲縣。南沙在崇明縣南七十里，一名長沙，與竹薄沙相接，長八十里，廣十餘里。

注二　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祥符人。舉崇禎進士。十二年，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至，城破被執，不屈死，揚人爲葬袍笏於梅花嶺。

注三　王國寶明末爲太湖盜，清初歸降，洪承疇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嘗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人。

注四　洪承疇，字亨九，南安人。萬曆進士，官至薊遼總督。與清軍戰於松山，兵敗被執，莊烈帝以承疇殉國，予祭十六壇。承疇初亦自分必死，清百計勸之，遂降。歷武英殿大學士，七省經略。

注五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緘齋，又號櫟園，祥符人。崇禎進士，官御史。李自成陷京師，亮工奔福王於江寧，多鐸下江南，亮工詣降。

瞿式耜事略

瞿式耜，字起田，明常熟（注一）人。舉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政。天啓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數論大臣進退，及白楊漣左光斗之謗，帝皆納之。已而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三人遂賜謚。未幾，陳時務七事。（注二）式耜矯矯立名，所建白多當然，搏擊權豪大臣，多畏之。十月，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蒙眷慮，並推則已絀，謀沮之。式耜故謙益門人，言於當事者，擯延儒勿推，而列謙益第二。溫體仁發其事，延儒助之，謙益奪官，式耜坐貶謫。又以事再貶二秩，遂廢於家。久之，常熟奸民希體仁旨訐謙益式耜貪肆不法，下法司逮治，二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謙益削籍，式耜贖徒。甲申（注三）變後，福王由崧立於南京，起式耜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夏，甫抵梧州，聞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耜，拒之。亨嘉至梧，幽式耜。時唐王聿鍵監國，式耜遣使賀王，因乞援。亨嘉又爲丁魁楚所攻，勢窘，

乃釋式耜。式耜遂與中軍官焦璉召思恩參將陳邦傳，共執亨嘉。亂定，唐王擢式耜
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清兵破汀州，式耜議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梧州，監國肇慶，
進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贛州兵敗，王赴梧州，會蘇觀生
立唐王弟聿𨮁於廣州，式耜乃迎王還肇慶，而自視師峽口，禦觀生兵。旋清兵破廣
州，永明王越梧而西，肇慶亦破，逼梧州，式耜等從王由平樂抵桂林。清兵趨桂林，王
走全州，式耜自請留守，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州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
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等皆遁走，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等在焉。清兵以
數十騎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戰守三月，式耜
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無叛志，
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城幾破者數，會清兵引去，始獲全。
璉兵復陽朔平樂諸縣，潯梧亦復，式耜以功封臨桂伯，會武岡破，王由靖州走柳州，
清兵逼全州，式耜偕何騰蛟拒却之。已而梧州復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甯，以大臣
力爭，乃還桂林。清兵前驅至靈川，王又將西走，式耜力爭，王曰，卿不過欲余死社稷

爾式耜爲泣下沾衣。王甫行，城兵大掠，且及式耜家，城內外如洗，掠後諸將紛引去，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何騰蛟等兵皆至。清兵來襲，抵北門，騰蛟督諸將拒戰，城獲全。時王駐南甯，式耜遣使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爲泣下。已而永州、寶慶、衡州並復，式耜以有機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不納。後騰蛟等相繼敗歿，勢復危，及全州破，清兵深入，諸將盡逃，甯遠伯王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俄總督張同敞（注四）至，誓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囑馳送王。是夕雨，人秉燭危坐達旦，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聽，幽於民舍月餘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卒與同敞俱被害。

注一　詳前言偃事略後。

注二　七事，謂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謚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

注三　甲申爲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北京，莊烈帝縊死。

注四　張同敞，字別山，居正曾孫。崇禎間以蔭補中書舍人，桂王時，授兵部侍郎，經略楚粵兵馬，以忠義激勸將士，人人自奮。清兵入桂林，與式耜同遇害。

陸世儀事略

陸世儀，字道威，明太倉（注一）人。錢肅樂（注二）牧太倉，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聞。劉宗周（注三）講學而好之，擔簦以從。時流寇之患日盛，世儀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以至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予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北都陷後，嘗上書南京，亦不報。又嘗參謀復明室者軍事，不成，遂歸鑿池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自號桴亭。久始應諸生之請，講於東林、毗陵，復歸講於里中，卒年六十一。初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反復推求，常至徹夜忘寢，著思辨錄，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十四門，而要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譚誠敬之旨，施行實政，不空爲心性之功。於明季講學諸家，最爲篤實。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又曰：今

所當學者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其爲學宗旨如此。明儒薛胡陳王學說盛行，迭有盛衰，世儀皆以平心論之，無所偏倚。清同治中從祀文廟。所著思辨錄外，有宗祭禮，性善圖說，天文雜著，三吳水利志，桴亭詩文集理氣發明等書，開雕者十之二三，後燬於火。今所行者，惟思辨錄輯要一書。世稱其十五學擊劍，二十參性命，三十道術大成。於學無所不窺，而歸於經世，伏處草茅，而情殷匡濟，斟酌古今，鑿然可見諸行事，不媿爲命世通儒。蓋篤論云。陳瑚，字言夏，號確菴，明崇禎舉人。世儀格致篇首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頗得要領，謂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尤以經世自任，値婁江湮塞，江南大饑，瑚上當事捄荒書，皆精切可施行，而時不能用。明亡，絕意仕進，避地崑山之蔚村，田沮洳，瑚導鄉人築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父病，刺血籲天，願以身代。父卒，遺產悉讓之弟。卒年六十有二，門人稱曰安道先生。

注一　太倉在漢爲會稽郡婁縣地，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於其地置東倉，太倉之名，蓋卽因此。梁分婁縣爲崑山縣地，宋屬平江府，元爲崑山州地，屬平江路，後移州治此，又以州還故治，仍爲崑山

州地。明初置太倉衞，又置鎮海衞，後割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置太倉州，屬蘇州府。清升爲直隸州，領鎮洋崇明嘉定寶山四縣，鎮洋附郭。今廢州改鎮洋爲太倉縣。

注二 錢肅樂，字虞孫，一字希聲，鄞人。崇禎進士。知太倉州，有政績，進刑部員外郎，以憂歸。淸兵下杭州，肅樂奉表請魯王監國。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厄於方國安等，棄軍披緇於閩，後以憂憤絕食死，諡忠介。學者稱止亭先生。

注三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其學以誠意爲主，愼獨爲功，淸修篤行，不愧衾影，學者稱念臺先生。嘗講學蕺山，又稱蕺山先生。

顧炎武事略

顧炎武，字甯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初名絳，更名繼坤，後仍名絳，字忠清，又名圭年，崑山（注一）人。明亡後易名炎武，與人書一作炎午，避怨則署蔣山傭。天啓四年，年十四，取入本學二十二名。名高復社中，生負異稟，雙瞳中白邊黑，讀書目十行下。三十二歲，福王授爲兵部司務。明年，將詣闕，會南都破，嗣母王氏絕粒十有五日，臨卒，戒炎武曰：我雖婦人，義不苟活，與國俱亡可也。汝他日無爲異國臣子，以虧遺訓，則吾瞑於地下矣。唐王以兵部職方郎召，以母喪未赴。自此往來海上，去家不返。既夙負經濟之學，不得一遂，所至輒小試之。墾田於山東長白山下，畜牧於山西雁門之北，五臺之東，累致千金。周歷塞上，四謁孝陵，六謁思陵。晚而卜居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亦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方十一歲，卽鈔資治通鑑，旁及邸報，留心當世之務。所至每以二贏二馬載書自隨，過邊塞亭障，呼老兵禆卒，咨詢曲折，有與平

日所聞不合，輒發篋陳書，對勘移日。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故能貫通古今，體用俱備。而日知錄三十卷積三十餘年乃成，尤爲鴻識孤懷，微言渺旨之所寄。論治主綜覈名實，而于夷夏之防，風俗之變，尤三致意焉。其言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又謂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于天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東京者。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注二）于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者，不可不察乎此矣。又見南北風俗之失，謂江南之士，輕薄奢淫，陳梁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鬬狠刼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欲立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二義，以矯其失，嘗與張爾岐論學，剴切言之。（注三）作廣師篇，於同時輩流，虛懷商榷。（注四）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推挹備至。惟于奉春一策，堅主關中，不輕徇江左之議。身丁末造，見士習闒茸，四海困窮，謂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洞見治本，言能經國，如此者不可勝載。所著音學五書，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一洗宋明諸儒叶韵之陋，（注五）爲後之江戴段王所誦法。（注六）又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廿卷，肇域志，（注七）左傳集解補正，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亭林詩文集，如千卷。清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被薦修明史，皆以死自矢，得保完素。二十一年卒，年七十，距明之亡，蓋三十八年矣。後數年，弟子潘耒始稍稍刊其遺書，布于天下，并爲近代學術之先導。乃若行誼俶儻，高立人表，嚴屏異類，章我華風，其影響於今則尤大云。

注一　秦置婁縣，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梁改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隋初俱廢，後復置崑山縣，屬吳郡。唐屬蘇州。宋屬平江府，元升州，屬平江路，明仍爲縣，屬蘇州府。今廢府。

注二　見日知錄十三卷風俗。

注三　見亭林文集與友人書。

注四　見亭林文集。

注五　陳第以前，昧於古音，朱子詩經集傳，於今音不合之字，亦皆以爲叶音，餘人更無論矣。

注六　顧氏音學五書，分古韵爲十一部。江氏古韵標準分十三部。段氏六書音韵表分十七部。王氏則分二十二部見經義述聞。

注七　肇域志未有刻本，藁本存崑山圖書館。

顧祖禹事略

顧祖禹，字復初，號景范，無錫（注一）人，遷居常熟。（注二）學者稱宛溪先生。父柔謙，明諸生，甲申之變，哀憤形諸詩歌，與嘉定黃淳耀，江陰黃毓奇（注三）爲友。諸人殉國難，柔謙皆爲位以哭盡哀。祖禹少時，見其父嘗閉門默坐，或竟日不食，叩頭寬譬，柔謙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跪應曰能。柔謙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更名隱，署其室曰伐檀。柔謙精於史學及六書音韻，著有補韻略，六書考定，山居贅論等書，祖禹承之，益沈敏有大略，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家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其自守堅貞，蓋隱懷亡國之痛，亦素秉於其父之教者然也。柔謙嘗病明一統志於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祖禹繼其志，乃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爲地圖，總名曰讀史方輿紀要，據正史攷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

皆有所折衷，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其深思遠識，尤在語言文字之外。祖禹爲此書年二十九，始屬稿，五十歲乃成，其間無一日中輟，自言舟車所經，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道里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譚論，考覈異同。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常不擇地。蓋祖禹身爲子遺，手無寸柄，獨遠游足跡遍天下，其志欲有所爲，既無成，乃一託於此書，聊識其光復舊物之雄略焉，故其言如此。祖禹與寧都魏禧（注四）爲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經紀其喪。徐乾學修一統志，延致祖禹，將薦起之，力辭而罷，後終於家。

注一　詳前高攀龍事略後。

注二　詳前瞿式耜事略後。

注三　黃毓奇，一作毓祺，字介之，號大愚，江陰人。天啓貢生，清兵逼江陰，毓祺謀舉兵，城陷亡去，卒被捕。

注四　魏禧，字冰叔，又字叔子，號裕齋，又號勺庭，甯都人。明末棄諸生，結廬翠微峯，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時人號甯都三魏。又與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及兄際瑞弟禮等九人，為易堂九子。

莊存與事略

莊存與，字方耕，淸武進（注一）人。幼誦六經，篤志深邃，窮源入微。于書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注二）閔秦火之鬱伊，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典午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審是非至於貿典誥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析今古辨眞僞，豁如也。乾隆十年，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不數年晉秩卿貳。値言官學臣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誦，僞書毋得與。存與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適然思，慷然寤，嘆而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天下學流毋慮藎明之矣。且古籍沈湮，什之八，藉僞書存猶十之二。若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幸甯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此數言，幸賴僞書而存，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乃自晦其學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掇拾之迹則

置之。是書大爲承學之士所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列學官不廢。居嘗云讀書之法，指之必有其處，持之必有其故，力爭乎毫釐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而於春秋之學，探討尤深，近世治公羊學者奉爲鼻祖，閎意渺旨具於春秋正辭。其自敍曰，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地。正奉天辭第一。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爲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於文武。亦越既東，元命永困。永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隸，用賁治賤，挈諸王者。正天子辭第二。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萬民以服。元子在東，有典有冊。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曰父母國。正內辭第三。三王之道，仁義爲大，假之以爲功。乃救罪不暇，一匡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譎，一奪一予。楚莊晉悼，彼何足數。正二伯辭第四。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攸經緯。於是焉在。聖所貴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續大命，孳孳其無殆。黜乃心，毋底罪。正諸夏辭第五。蕩蕩覆載，聖則無私。疇不即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懿德所經。頑嚚聾昧，乃狄之行。於乎慎哉。正外辭第六。若之何弗弔，天不享右。罔愛於居圍，多辟罔克究於永祀。侵戎虐我黎服，潰潰靡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辭。以

若厥罪，俾寅念於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第七。噫嘻皋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日實。乃惟怙於天德。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遏之絕之。乃殄滅之。殄靡有遺。民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憮用怒。尙隱哉其懼。正誅亂辭第八。聖秉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懲事之違。匪從惟從。匪述惟述。折厥衷。見天則。正傳疑辭第九。可謂味道之藴，抉經之心，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所著於易有志象傳論一卷，彖象論一卷，繫辭傳論一卷，卦氣論一卷，八卦觀象解二卷，易說十五卷。於詩有毛詩說四卷。於禮有周官說二卷，周官記二卷。外有樂說十二卷，四書說二卷，算法約言一卷，味經齋文稿四卷。五十三年七月卒。外孫劉逢祿克承淵緒，盡傳其學，能光大之。逢祿字申受，亦武進人，嘉慶十九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吏部主事。二十五年仁宗大事，逢祿搜集大禮，創爲長編，典章俱備。道光三年，有請以尙書湯斌（注三）從祀文廟者，時議以斌康熙中在上書房獲罪，乾隆中曾奉駁難之。逢祿攬筆書曰，后夔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尙書汪廷珍善而自之。在禮部十二年，恆以經義決疑事，爲衆所欽服類如此。其爲學務通大

義，不專章句，由董生春秋，窺六藝家法，由六藝求觀聖人之旨。又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爲完具。然毛公詳古訓而略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則公羊在先漢有董生，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喪服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爲宗。然喪服於五禮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浹，人事備，以之貫羣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於是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爲公羊春秋何氏釋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滯，强其守衞，爲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穀梁氏左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四卷。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儀禮決獄四卷。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各一卷。別有緯略二卷，春秋賞罰格一卷。愍時學者說春秋，皆襲宋儒，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辭，雖孔廣森造春秋通義，猶不信三科九旨，(注四)爲微言大義所在，乃著春秋論上下篇，以張聖權。又成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知者謂與閻惠之辨古文尚書等，逢祿於易主虞氏，於書匡馬鄭，

於詩初尙毛氏後好三家。有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各一卷。又爲易象賦卦氣頌提其旨要。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書序述聞一卷、詩聲衍二十七卷。外有詩賦連珠論序碑記之文約五十篇。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六。公羊春秋沈鬱垂二千年，得存與倡之，逢祿光大之，宋翔鳳龔鞏祚羽翼之，於是常州學派，屹然爲當世之顯學。傳之湖南者，有魏源王闓運。闓運傳蜀中廖平。而南海康有爲盡括其說，成改制考，流演及於變法，乃前之孔廣森及江都凌曙句容陳立一派，遂徵後有德清戴望，亦演公羊之說，註論語，論者謂其與常州家法不盡相合云。

注一　詳見唐順之事略後。

注二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尙書疏證。復爲朱子尙書古文疑以申其說。

注三　湯斌，字孔伯，一字荊峴，號潛菴，睢州人。順治進士，入翰林。沈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案擢江甯巡撫，滋清吏治，江南北無一物不得其所。官至工部尙書。卒諡文正。

注四　三科九旨、旨謂三段中寓有九意，指春秋之書法而言。何休作文謚例曰，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一說以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爲三科。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謂之九旨。並見公羊傳疏

惠棟事略

惠棟，字定宇，號松崖，清吳縣（注一）人。曾祖友聲，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父士奇，（注二）均殫研經學，富著述。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補元和縣（注三）學諸生時，以其父士奇奉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棟退居葑門之泮環巷，樵蘇不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釋道二藏、稗官野乘，及七經毖緯之學，靡不穿穴，而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尤存，自王弼興而漢易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申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翻，參以荀鄭諸家之義，漢學之絕者千五百餘年，至是粲然復章。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尚書考二卷，謂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於春秋有左氏傳補注，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蒐集古義雅言，逸書墜詁，理而董之，復見兩漢經師之辜較，非獨博異聞，正俗學也。又以范蔚

宗後漢書缺略遺誤，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論者謂國學自近數百年來，明季顧亭林導其先河，力求眞實，以返於古，其情狀大類歐洲之文藝復興。顧黃（注四）而後，繼以惠戴，（注五）乃臻極盛。惠氏尊古重家法，雖不若戴氏之綜形名任裁斷，然賅洽多通，確乎不拔，漢學壁壘，自惠氏而始嚴，卓然爲一代大師無疑也。嘗一應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閉門讀書，以授徒自給。其世交多躋膴仕，絕不一通書問。乾隆十六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疆吏以棟名上，旋報罷。卒年六十二。弟子有江聲余蕭客。（注六）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注七）皆汲其流。錢大昕論之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愼之間，馬融趙岐輩不及也。世許爲知言。

注一　詳前顧雍事略後。

注二　周惕，字元龍，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創始者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號半農居士，學者稱紅豆先生。

注三　元和本長洲縣地，清析置元和縣。今與長洲縣併省入吳縣。

注四　顧郎炎武，自有傳。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其學主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

注五　戴震，字東原，休甯人。乾隆舉人。少從婺源江永游，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原本。既乃究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

注六　江聲，字叔澐，一字鱷濤，晚號艮庭，吳縣人。師事棟，爲尙書之學，又精小學。余蕭客，字仲林，號古農，長洲人。嘗輯注雅別鈔，就質於棟，因著弟子籍。

注七　王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晚號西沚，嘉定人。治經以漢人爲師。錢大昕、汪中，自有傳。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其學長於考訂，而於聲音文字尤深。江藩，字子屏，號鄭堂，甘泉人。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甄錄清代諸儒及諸家撰述，一以篤守漢儒家法者爲斷。

錢大昕事略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遷居嘉定，（注一）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清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注二）游，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迨居京師，與同年褚寅亮，（注三）全椒吳烺，謙明九章算學，及西歐測量弧三角諸法，皆剖析無遺。用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朔望薄蝕，淩犯進退，抉摘詳盡。漢三統術爲七十餘家之權輿，訛文奧義，無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據班志以闡劉歆之說，裁志文之訛，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復明。又謂尚書緯四游升降之說，卽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說。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爲定積，梅文鼎謂郭守敬加減歲除法出於此，但統天求汎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又異，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同，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統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値甲子，依授時法，當加氣應二十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今減去氣

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當減氣應三十五日有奇，今減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數不算也，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朔起算，今推得統天上元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二刻弱，故必減閏差，而後以朔實除之，即授時之朔應也。時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與大昕講論，自歎弗如。十九年，成進士，授編修，旋擢右贊善，遷侍讀。二十三年，以大考一等擢侍講學士。三十七年，改侍讀學士，擢詹士府少詹事，歷充主考，奉敕纂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大昕淡於名利，慕邴曼容（注四）之爲人，任廣東學政時，丁外艱歸，遂不復出。嘉慶九年，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七。其平生學術，天算而外，尤湛深經史，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得其條貫，於文字音韻訓詁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典章制度，博聞精核，瞭如指掌。其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具其祕於三百篇，雙聲即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又發明古書輕脣音皆自來說經家所未及知，尤熟於歷代官制損益，地理沿革，以及遼金國語，蒙古世繫，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一百

卷，蓄實有爲而作。又病元史蕪陋，搜集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藝文志四卷。又有潛研堂詩文集，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亨利貞各集十駕齋養新錄，養新餘錄，日記抄等，都數百卷。大昕之學，雖波流於惠氏，而博究天人，精研羣籍，蔚爲一代儒宗，擬之漢儒，當在高密之下，賈逵服虔且瞠乎其後，斷非惠氏所能限之矣。戴震嘗語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隱以第一人自任。然震以肄經爲宗，大昕則鴻通史集，兩大焉可也。

注一　嘉定在漢爲婁縣地，梁爲信義縣地，隋唐爲崑山縣地，宋析置嘉定縣，屬平江府，元升嘉定州，屬平江路，明復爲縣，屬蘇州府，清屬太倉州，今廢州。

注二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諸生。乾隆初，召試鴻博，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篤志羣經，尤精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及卒，門人私諡文孝先生。

注三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長洲人。乾隆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初爲公羊何休之學，後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尤精天文歷算之術。

注四　邴丹，字曼容，漢琅邪人。養志自修，爲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王念孫事略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注一）遂爲高郵州人。父安國，通經術，諳掌故，仕清官至吏部尙書，謚文肅。念孫八歲畢十三經，旁涉史鑑，文肅敎之以忠恕勿欺，正直持身之道，更延戴震爲之師。成乾隆進士，散館改官工部都水司主事，遂精心治河之道，爲導河議上下篇。旋涉曹郎擢臺諫，授直隸永定河道，尋授山東運河道，在任六年，査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再還任永定河道，會東總河與魯撫以引黃利運異議，召入都決其是非，據其奏以定議。已而永定河漫溢，念孫自引罪，得旨休致，卒年八十九。念孫初從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繼見邵晉涵爲爾雅疏（注二）段玉裁爲說文注，（注三）乃輟不爲，而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

則一絲不亂，為並時惠戴二儒所未及。古音自亭林慎修（注四）東原皆有考證，金壇段玉裁分十七部，為益精，念孫分為二十一部，其分至祭盍輯為四部，則更顧段諸家所未及也。又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於古義之晦，鈔寫之誤，校讎之妄改者，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證，博及萬卷，其精至如此。子引之，字伯申，號曼卿，幼即好學，五歲就外傅，師或他適，引之於書義未通者，皆識之，俟師歸，一一請析，師大奇之。十歲時，其父為講解朱子小學及呂新吾小兒語，引之於日用間即仿之。弱冠從事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時念孫官京曹，入都就質，由是授受一庭，無間寒暑，嘗夜分讀書，僮兒入書齋，襲括什物以去，不覺也。引之以許氏說文屢就古人名字相因之意發明古訓，因即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者，以觀聲音訓故之會通，成春秋名字解詁二卷。又成尚書古義，質於汪中，中大驚歎。旋中式順天鄉試，成進士，授編修，而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經傳釋詞十卷，皆成於此時。經義述聞者，述所聞於其父，或往復緒言，觸類而發，蓋其父之說十之三，己所擬獲居十之七。經傳釋詞，則取九經三傳及周秦先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為搜討，分字編次，補前人所未及而正其誤解，綜其極詣，

實能以近代科學方法，貫穴羣書而會其通，先取客觀之材料，爲忠實之研討，繼卽假定一說，懸以爲鵠，而博采羣證，務求按諸同類之事實而皆合，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終則確立其說，更就此以推論同類之事項，比例而知其綜理之密，規律之嚴，求諸古人，未嘗有也。擢侍講，授京卿，洊升卿貳。時閣臣和珅亂政，引之特疏劾之。累掌文衡，官至工部尚書，卒於位，年六十九，謚文簡。論者謂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承，與吳縣惠氏相埒云。

注一　高郵在秦時置郵亭，因名秦郵。漢置高郵縣，屬廣陵國，後漢屬廣陵郡。三國時廢，晉復置，屬臨淮郡。劉宋屬廣陵郡，析置臨澤縣。梁析竹塘三歸二縣，置廣業郡，尋改神農郡。隋廢郡，屬江都郡，省臨澤竹塘三歸三縣。唐屬揚州。宋初置高郵軍，後改爲縣，又復爲軍，又升爲承州，旋復爲縣，又仍爲軍，屬淮南東路。元置高郵路，後改府，屬揚州路。明改爲州，屬揚州府。今廢府，州仍爲縣。

注二　邵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餘姚人。乾隆進士，累官至侍讀學士。著有爾雅正義等書。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樊劉孫李諸家

注三　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舉人，官巫山知縣。師休甯戴震，講求古義，尤精小學。所著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等。

注四　江永，字愼修，婺源人。康熙時諸生，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戴震之學，得力於永爲多，世稱江戴。

阮元事略

阮元，字伯元，號雲臺，清儀徵（注一）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大考第一，擢少詹事，召對，高宗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復得一人。歷官內閣學士，兵部禮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兩湖兩廣雲貴總督，太子少保，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四年，道光十三年，兩充會試總裁。十八年秋，予告回籍，晉太子太保，食半俸。二十六年丙午，重宴鹿鳴，晉加太傅，支食全俸。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六，予謚文達。元生平清愼，爲政崇大體，所至以興學教士爲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闢學海堂，以倡樸學。其撫浙時，安南艇匪肆掠，親督水師禦諸台州，磔其渠魁倫貴利等，浙洋漸清。而餘盜爲蔡牽所併，（注二）閩師不能制，且時犯浙。元立專注首逆隔斷餘船之法，循環攻擊，卒斃牽于溫州黑水洋。其撫江西時，則嚴保甲，破獲朱毛俚謀逆鉅案，未嘗控弦發矢。其在雲貴時，留鹽課溢額之半，協濟邊防。時騰越廳邊外野人爲民患，元訪知保山縣境有猓猓熟夷，弩箭最精，因籌款招募，

野人大懼，乃獻木刻乞降。其督兩廣時，寬籌緝捕經費，使州縣無畏累諱飾之弊，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山陽山多盜，以接界之姑婆山爲逋逃藪，因調兩省重兵，三路合圍，掃其巢穴，一律肅清。建大虎山礮臺，以防外洋，不許帶鴉片煙之洋船入口，外洋護貨之兵船殺二民人于伶仃山，遂封閉其艙，停其貿易數月，自獻兇犯，始允照舊通商，終其任兵船不敢犯粵。歸田後，孳孳文史，專以校刊古書汲引後進爲已任。論學宗旨在于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及金石方志，靡不裁成義類。至於思古表微，則性命古訓，論語孟子論仁篇，曾子十篇注，推闡聖文，切于實用。在史館時，採集諸書爲儒林傳，論師儒異派之源，垂附注備考之式。其淵綜廣博，賸義單文，載于揅經室集者，不可枚舉。所編經籍籑詁二百十六卷，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疇人傳四十六卷，鐘鼎款識十卷，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兩浙金石志十九卷，並爲異禩所宗。即其廣陵詩事，小滄浪筆談，亦爲談邦乘者所重。校刊十三經注疏四百十六卷，皇清經解百八十種，尤爲三古文化之總匯，故能主持風會五十餘年，海內學者，至今私淑不絕。先是江以北古學之興，王念孫爲之唱，而汪中和之。念孫自有傳。

中字容甫，江都（注三）人。生七歲而孤，家貧，不能就外傅，母鄒授以四子書。稍長助書賈鬻書於市，因徧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遂爲通人。年二十補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提學使者謝墉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嘗曰：余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學，當北面事之。其敬中如此。以母老竟不朝考。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江南試，謂人曰：吾此行必得汪中爲選首。不知其不與試也。中專意經術，與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爲友，共討論之。其治尙書有尙書考異，治禮有儀禮校本，大戴禮記正誤，治春秋有春秋述義。治小學有爾雅校本及小學說文求端。中嘗謂本朝古學，顧炎武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渭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閻若璩也。專治漢易者，惠棟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得之絕學，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擬作六儒頌，未成。又嘗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周衰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而自題其端曰：觀周禮太史云云，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其後則事廢而書存，至宋儒以後則並其書之事而去之矣。又曰，

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行一事，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閔其浸久而遂亡也，書之簡畢，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爲學士者官師之長，但敎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敎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所掌，蕩然無存，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官世其業，官旣失守，故專門之學廢。其書稾草略具，亦未成，後乃卽其考三代典禮，及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撰之文，爲述學內外篇，凡六卷。中又熟於諸史地理，山川阨要，講晝瞭然，著有廣陵通典十卷，及秦蠶食六國表，金陵地圖攷等，嘗纂古文喜誦十集，所采之書，上起左國，下逮唐賢。（注四）其分隸之法，不規規於文體，而以義類相從。

故中之爲文，與世所稱桐城陽湖諸派絕異，蓋其淵源有自，包絡漢魏，精鎔六朝，沾溉至今，流風勿替。所作廣陵對，哀鹽船文，黃鶴樓銘，漢上琴臺銘，尤爲世所傳誦。他著有經義知新記一卷，遺詩一卷。乾隆五十九年卒，年五十一。中事母以孝聞，左右服勞，不辭煩辱，居喪哀戚過人。其於知友故舊，沒後衰落，相存問過於前。道光十一年，旌孝子。

注一　儀徵漢時爲江都縣地，唐析江都置揚子縣，今縣治爲揚子縣白沙鎮。揚吳以白沙爲迎鑾鎮。南唐改揚子爲永貞縣，屬江都府。宋升迎鑾鎮爲建安軍，尋以永貞縣屬焉，後復改永貞曰揚子縣，又升軍爲眞州，移揚子於州郭，屬淮南東路，後又賜名儀眞郡，旋升軍州。元升眞州路，後復稱眞州，屬揚州路，又移揚子縣治新城。明改眞州爲儀眞縣，以揚子縣省入，屬揚州府。清改儀徵縣，後又改揚子縣，今廢，仍曰儀徵。

注二　蔡牽，同安人。奸猾善操舟，能使其衆。清嘉慶間，安南王阮福映盡逐國內奸匪，其在國者悉爲牽所併，劫掠商船，勢張甚。後爲李長庚所攻，僞降得逞，尋犯臺灣，攻府城，稱鎮海王。長庚令總兵許松年，王得祿進攻，五戰皆破之。長庚追入粵海，牽僅餘三舟，會長庚中礮殞，牽遁安南。後王得祿丘良功等復剿之於定海，牽自裂其船沈海死。

注三

江都在秦時置廣陵縣，屬九江郡。漢初為荊國治，改置吳國，又為江都國治，兼置江都縣，後為廣陵國治，又析廣陵江都二縣置輿縣。後漢為廣陵郡治。魏移郡治淮陰，江都城圮於江，縣省入廣陵。晉復立江都縣，東晉省入輿縣，尋又置，仍以廣陵縣為郡治。劉宋為南兗州治，旋省輿縣入江都。南齊析江都置齊安縣。梁仍省入。北齊屬江陽郡。陳仍與廣陵縣同屬廣陵郡。隋改廣陵縣曰邗江，復改江陽，為江都郡治，仍領江都縣，後徙江都縣於郡郭，又分江陽置本化縣，尋廢，更省江陽縣入江都。唐初以江都為揚州治，後又分置江陽縣，與江都分治州郭。南唐改江陽曰廣陵。宋省廣陵入江都，為揚州治。元為揚州路治。明為揚州府治。清析置甘泉縣。今廢府，甘泉省入江都。

注四

古文喜誦，所采為檀弓，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舊唐書，新序，楚辭，文選，水經注，及陶淵明，沈約，梁簡文，張纘，張充，徐陵，庾信，沈炯，魏徵，張說，李華，獨孤及，韓愈，柳宗元，呂溫，李德裕，張詢諸人之文。

鄧廷楨事略

鄧廷楨，字維周，一字嶰筠，江寧（注一）人。清嘉慶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知浙江寧波府。丁毌憂，服闋，改知陝西延安府，調西安府，折獄有神明之稱。超擢湖北按察使，道光元年，遷江西布政使，以前在西安失察渭南令故出縣民柳金璧殺人罪去職。逾年，復召補直隸通永道，旋升陝西按察使，遷布政使，擢安徽巡撫。在任十年，整躬率物，勤於察吏，皖省吏治為之澄肅，牧令皆自濯磨，兼長緝捕，當時要犯莊午可，及桃源縣決堤要犯陳端，皆在皖就獲，為朝旨所褒。升兩廣總督。時朝廷銳意禁煙，（注二）到任後，屢疏陳奏，審時度勢，輕重協宜。顧以英人奸狡，恐開海釁，即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整備海防，迭於大嶼山口急水洋獲蠻艇，輕銀鉅萬，盡數充賞，並獲囤煙私販英船，因載屬番男婦五百餘人赴澳門居住，驅令回國。十九年，林則徐（注三）以欽差大臣蒞粵，廷楨與之協力，搜獲躉船煙土二萬餘箱，焚之，嚴私販之罪。已而英領事義律藉索食為名，以貨船載兵，於沙角洋向我師礮擊，廷楨等拒

戰於九龍山，又戰於潭仔洋面，多所殲戮。義律浼澳門洋商轉圜，願令貨船聽官搜驗。九月，商船已具結進口，義律復遣兵船滋擾，我兵水陸轟擊，六戰皆捷，朝旨令即停止貿易。時廣東傳播歌謠，廷楨疏陳略云：臣緝懲鴉片三載，於茲豪猾之徒，刑僇逋逃，身家既失，怨讟遂興，始而風影謠傳，既而歌詞遠播，以查檢爲希旨，以掩捕爲貪功，以偵伺爲詭謀，以推鞫爲酷罰，甚至誣以納賄，目以營私，譏建議爲急於理財，訾新例爲輕於改律，狂悖紛熒，無非爲煙匪洩憤。詔慰勉之。尋調任兩江總督，改任雲貴總督，未到任，又調閩浙總督。英船因粵防嚴密，驟難進攻，遂改而窺閩。廷楨抵任，即購洋礮十四運閩，以礮臺址難容，且閩洋無內港，海灘沙浮，根基不固，奏改爲礮墩，囊沙堆築，外護以船，募水勇，飾商船，出洋巡緝。二十年三月及六七兩月，先後與英艦接戰，併力攻拒，擊退英兵，傷其夷目。英乃大集師船，改犯浙江，陷據定海。廷楨自請統兵赴浙防剿，廷議以廈防重要，諭令折回，遂駐兵泉州，招募練勇。英人攻浙未已，義律復輕身至天津，投書直隸總督琦善，飾詞訴屈，索償鴉片損失，兼治則徐廷楨之罪。琦善據以上聞，上怵於沿海各省布防之難，惑於歸罪二人息事之易，

乃與則徐同奪職，以琦善（注四）爲兩廣總督。琦善卽撤沿海兵備，虎門失守，復追論廷楨久任兩廣廢弛營務，與則徐同戍伊犂。二十三年釋還，尋授甘肅布政使，議清查荒地，親往歷勘，熟者升科，荒者招墾，詔嘉其勤。二十五年擢陝西巡撫，署陝甘總督，逾年卒，年七十二。廷楨精於古音韻學，有詩雙聲叠韻譜，說文解字雙聲叠韻譜。子爾恆，編修，官至陝西巡撫，死雲南匪難，予謚文愍。關天培字滋圃，山陽（注五）人。由行伍洊升太湖營水師副將。清道光六年，初行海運，督護百四十餘艘抵天津，被優敍。七年擢蘇松鎭總兵，十三年署江南提督，十四年授廣東水師提督。十八年，英人馬他倫至澳門，託言稽察商務，投函不如制，天培却之。禁煙事起，天培偵緝甚力。十九年，林則徐涖廣東海防，益嚴橫檔山前海面較狹，可扼，鑄巨鐵鍊橫繫之，二重阻敵舟，不能逕過礮臺，乃得以伺擊。則徐倚天培如左右手，常駐沙角，督本標及陽江碣石兩鎭師船，排日操練。七月，英艦突犯九龍山口，爲參將賴恩爵擊退。九月，二艦至穿鼻洋，阻商船進口，挑戰。天培立桅前，拔刀督陣，退者立斬，有擊中敵船一礮者，立予重賞，發礮破敵船頭鼻，敵紛紛落海，乃遁。敵艦久泊尖沙嘴，踞爲巢穴，逾

北山梁日官涌，俯視羣泊之所，攻擊最便，天培增礮駐營，敵屢乘隙來爭，不得逞。十月，敵以大艦正面來攻，小舟載兵從側乘潮撲岸，殲之於山岡，復於迤東胡椒角窺伺，礮擊走之。乃調集水陸兵守山梁，參將陳連陞，賴恩爵，張斌，游擊伍通標，德連等爲五路，合同進攻。敵乘夜來犯，五路大礮齊擊，敵舟自撞，燈火皆滅，俟曉瞭望，逃者過半，僅存十餘舟遠泊。次日復有二敵艦潛進，隨者十數，復諸路合擊，毀其頭船，遂散泊外洋。二十年春，英艦雖不敢復進，猶招奸民分路載煙私售，天培沿海搜捕，一日數起，復飾漁船蟹艇，乘間焚毀敵舟，英人始改計他犯。及林則徐罷，琦善代之，一意主撫，至粵先撤沿海防禦，僅留水師制兵三分之一，募勇盡散，而英人要索甚奢，久無官議戰，釁復起。十二月，英船攻虎門外沙角礮臺，副將陳連陞死之，大角礮臺隨陷，並爲敵踞，虎門危急。天培與總兵李廷鈺分守靖遠威遠兩礮臺，請援，琦善僅遣兵二百。二十一年正月，敵進攻，守臺兵僅數百，遣將痛哭請益師，無應者。天培度衆寡不敵，乃決以死守，出私財餉將士，率游擊麥廷章晝夜督戰。敵入三門口，衝斷椿練，奮擊甫退，南風大作，敵艦大隊圍橫檔，永安兩礮臺，遂陷。進攻虎門，自巳至酉，

殺傷相當，而礮門透水不得發，敵在臺後攢擊，天培身被數十創，殞絕於地，廷章亦同死，礮臺遂陷。

注一　江甯在漢為秣陵縣，屬丹陽郡。後漢併入建業，晉分置臨江縣，尋更名江甯，又分建業置秣陵縣，皆屬丹陽郡。隋省秣陵入江甯，唐為上元縣地，後析置安業縣，旋省，楊吳復析上元置江甯縣，與上元皆為昇州治，元為集慶路治，明為應天府治，清為江甯府治。今廢府，上元省入江甯，首都既定，江甯又與南京市分治。

注二　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鴉片，下中外大臣議。林則徐請用重典，言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

注三　林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侯官人。嘉慶進士，道光時官兩廣總督，以禁鴉片致與英人戰，迨和議成，謫戍伊犁，旋又起用，官雲貴總督。

注四　琦善，字靜菴，滿洲正黃旗人。廣東鴉片之役，代林則徐督粵，悉反林則徐所為，以危言要挾和議，坐奪職。

注五　山陽本秦淮陰縣地。漢置射陽縣，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三國時廢、晉復置，屬廣陵郡。東晉廢，已又改置山陽縣，兼置山陽郡。隋廢郡，縣為楚州治，後屬江都郡、唐為楚州治。宋改淮安為淮安軍治。又為淮安州治。元仍改山陽，為淮安路治。明為淮安府治。今廢府，改山陽為淮安縣。

熊成基事略

熊成基，字味根，清甘泉（注一）人。少懷大志，喜讀兵書。年二十，入南京將弁學堂，卒業後，任南京某兵營小隊長，旋移駐安慶，充砲營隊長。憤滿人專制，常有革命之志，徐錫麟（注二）事起，成基慷慨激昂，謀繼其後。會清廷兩宮新喪，人心動搖，成基遂決意舉義，時南洋諸軍方會太湖秋操，密往說之，皆應，擬先取安慶，旁略鄰省，乘勢取北京。計已定，依期發動，以城中響應未成，內外阻隔，事遂敗，此民國紀元前四年（戊申）十月二十六夜事也。成基敗後，走皖北，潛出榆關，改姓名爲張建勳，假言開墾富春嶺，以期集合同志。逾年，赴日本，研軍事及製造學，更與同盟會總部謀。返住長春，尋至哈爾濱，適載洵（注三）視察海軍自外歸，成基圖殺之，事洩遇害，年二十四。成基在江寧時，隸趙聲部下，聲未嘗以國事期之，至是乃太息曰：南京俊士如雲，若成基者尤衆，今所成已如是，吾輩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聞者泣下。成基死後三年，餘杭章炳麟過長春，弔之曰：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君之倡義，以暴君在上，烝民失

職，非欲倖刃一人明矣。使君無死，將率義夫以獎大順，雖與黎黃二公鼎足而三可也。天祿不長，噬於豺虎，芳烈所播，不二十月，而大義舉於江漢，終復舊物，君之神靈，其可以妥。獨念讒人高張，久未梟除，其所以賊君者，不以臨時對壘，顧誣爲刺客，以媚貴寵，而又飫以珍膳，餤以甘言，禁錮告變之人，以自解說，使死者無怨聲，而親藩得以快意，可謂宗社黨之造端也。成基之死，蓋由于臧冠三之告密，故炳麟言如此。

民國元年，歸葬揚州北郊蜀岡之麓。

注一　甘泉本江都縣地，清始析置，與江都並爲揚州府治，今廢府，仍省甘泉入江都。

注二　徐錫麟，字伯蓀，山陰人。年少劬學，尤精算術。光緒間，游學日本，力謀革命，歸國後，以道員發安徽，辦巡警學堂，擊斃巡撫恩銘，事敗，與其黨陳伯平等均被害。

注三　載洵爲清攝政王載灃之弟，時爲海軍大臣，出洋考察。

趙聲事略

趙聲，字伯先，淸丹徒（注一）大港人。魁梧多力，年十九，爲諸生，文名噪甚，顧抑塞不安於鄉，浪游江淮間，無所遇。僦居江甯僧寺，寺近江南陸師學堂，時監督爲山陰俞明震，號得士，伯先偶代某生執筆，爲明震研詰得實，則亟羅之校中，畢業後，渡日本考詢軍政，歸而蹀躞於兩江師範學堂，非其好也。癸卯秋，與章士釗等爲會於北極閣，假借俄事極論革命，江甯學生咸集，大觸官吏之忌，聲坐是不安於校，走長沙，爲實業學堂監督，尤非其好也。未幾，起而北行，入觀禁城，潸然出涕，更出榆關，放歌無侶，適保定有秋操事，聲投某鎭充隊官，謀反正，亦無大驗。江南創新軍，歸任江甯督練公所參謀官，旋教練江陰新軍。道員郭人漳好與革命黨人往還，黨人亦欲倚其集事，聲則隨人漳入邕年餘，而志不遑。會江蘇擬行徵兵制，聲趨歸成之，以功管帶三十三標第二營，旋升標統，甚得軍心，恆爲士兵陰述種族大義，率所部謁明孝陵，痛哭陳辭，爲兩江總督端方（注二）偵知，惎之，將假是興大獄，統制徐紹楨隱右之，

得免。就粵督張人駿於廣州，任督練公所提調，旋統帶新軍第二標。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廉州士人劉恩裕以抗稅起兵，志士有從之者，人駿檄聲率隊剿之，聲以其機可用，大喜，密遣人與恩裕計事，而約人漳爲應。人漳遽以告密，說寖傳于外，聲審事壞，而恩裕亦下材，不足言大計，馳告同志使散去，並單騎往諷恩裕他竄。恩裕之卒不省，遮擊之，聲不得已，揮兵進，廉事一戰而定。聲設宴廉之南郊海角寺，與將士痛飲，席間賦詩，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之句。顧聲隱痛益深，而人漳媢嫉益甚，日訐聲於人駿所，適端方電來，稱趙聲才大而志不測，不可用，人駿惑焉，聲不自安，棄職歸。復走香港，爲倪映典密籌攻粵策，事敗，映典殉焉，是爲庚戌廣州新軍之役。聲往順德，謀再起，不能，遂因返港，躬耕以寄其意。時從者數十人，易散難集，又貧無所得食，留戍至艱。略師趙充國遺法，相約租田而耕，聲朝執鋤，夕執筆，自食其力，並以食同志。已復往南洋羣島，稍備軍實，還港，再圖大舉。設統籌部，衆舉黃興爲部長，以聲副之。議以廣州爲發難地，廣州一得，分東西兩軍，取道北伐，西軍經廣西入湖南，會師武漢，黃興主之，東軍貫江西，出湖口，直下江南，則聲爲之帥也。原

期三月十五日，舉而取廣州，會各方餉械未能先時運至，復以溫生才彈擊將軍孚琦死，粵垣大索黨人，大抵不習廣州方言，又多歸自東京，服態殊異，易為邏者所得，乃易期以三月二十九日發難。黃興先期入省，聲與胡漢民留港，至期會合。二十八日，忽奉興暫退令，聲大驚，擬次日自往規畫，夜接興電，謂事尚可為，促軍吏進，則又大喜。羣以聲與漢民識之者多，慮為人見，電請展緩一日，故聲取晚輪，以晦日晨達廣州，而軍事已前敗，七十二烈士俱殉，世所稱黃花崗之役者也。聲痛甚，扶病赴順德，謀再舉，不就，遂奄奄經澳門歸港。寓病劇時，延西醫診視，謂是盲腸炎，割之，腸有腐者，口吐紫血，四月二十日逝世，年三十一。初葬于香港茄菲公園附近山巔，民國元年，移葬鎮江南郊竹林寺旁。

注一　丹徒縣，秦置，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改武進縣，晉復曰丹徒，為毘陵郡治，尋屬毘陵郡、後為晉陵郡治，又僑置郯縣，為南東海郡治，後以晉陵郡還晉陵，丹徒屬南東海郡，梁屬蘭陵郡，陳屬東海郡，隋改延陵縣，省丹徒入之，後為潤州治，州廢屬江都郡，唐復曰丹徒，為潤州治，宋為鎮江府治，元為鎮江路治，明為鎮江府治，今廢府，改丹徒曰鎮江縣，為江蘇省會。

注二　端方，字匋齋，號午橋，滿洲正白旗人，光緒舉人，官至陸軍部尚書，直隸總督，嘗赴歐西考察各國政治，為一時人望所歸。辛亥川中爭路事起，銜命入川，至資州值兵變被害。

（鎮江江南印書館代印）

